

三开间的北屋,向阳。东边那间安静,住母亲,西边那间住夫人。中间这间,一家人吃饭时于此坐一坐。

推开红漆木门,屋子里还有浓浓的南方樟木的气味。母亲带不过来南方,就搬来藤椅藤椅,好在接着地气,藤不会开裂。吱——吱,藤床响动一下,母亲在翻身。两个女人就这样起居在先生的身边,这大约叫他稳妥。

先生呢,在三间北屋后接盖一间小屋,又睡觉又当书屋。北京人叫“老虎尾巴”,为什么叫这么硬生生的名字呢?先生叫他“绿林书屋”。书屋窄小,只放一张两条长凳搭的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书屋窄小,但窗户宽敞,他还亲自买了大块的玻璃安上,小小的屋有了大而亮的眼睛,能透过玻璃看到后院的榆叶梅、青杨,甚至院墙外的两棵枣树。冬天,树木落尽了叶子,坐在书屋里,就能看到夜空。北屋老式的木格窗也镶上玻璃,前前后后都

透亮了。千眼照花,前院的白丁香,碧桃,坐在书屋里,隔了玻璃,也能看清;花儿开时,前屋后屋也都香了。

三开间的南屋放书柜当会客厅。西侧小小的一角,一扇木门关住了所有凌乱的杂物。这院落全是先生亲手设计,先生借钱买的这个废圪破败的小院,后来就这样葱葱郁郁起来了。

很多年过去了。那一天,站在安静的院里,只听见树叶颤动的声音。

但我想起,先生在这小院里的两年多是他一生里最为彷徨不平静的时候。隔了书屋玻璃看,书桌上方有一幅速写,先生喜欢的一幅画,依然是满纸的不安宁。两年多,先生在油灯下,写了《野草》、《华盖集》,还有《华盖集续编》、《彷徨》、《朝花夕拾》、《坟》里的部分篇章。大部分文字幽暗诡谲,有着那个时代沉沉的影子。

油灯亮了,夜虫撞在玻璃上叮叮的响。鬼眨眼的天高而奇怪,哇——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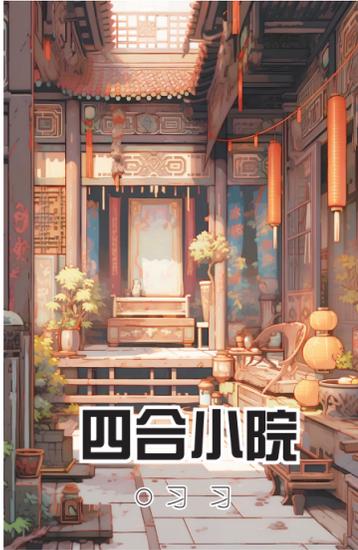
游的恶鸟飞过去了,墙外的枣树像铁丝一样刺向天空……

人们于是都要找先生屋后院墙外的枣树看一看,但那两棵已经死了。旁边的一棵枣树。不是先生所写的两棵中的一棵,还茂盛着,但树皮沧桑,结满了厚厚的痂。

与先生言,这个小院里,总有些温暖。他在书屋里写了很多信,在柔软的宣纸上,他称那个比他小18岁的女孩子“兄”,后来,又亲爱地唤她“害马”、“小刺猬”。满脸倔强鬃须的大先生,唇齿间也会发出这样柔情的声音。

先生之后去了南方,留下了四合小院和两个女人。先生亲手种的白丁香、榆叶梅一年年长大,院子里的两个女人一年年老去。最后,就剩了那个不会说北京话的大夫人,在这个小院里孤独地离开了人世。

那天,守护院子的人说,每年初春,丁香开时,满枝繁花,清香四溢。



暮秋图

落剪的地方,惊落
几滴寒蝉声
天凉,风瘦
问落叶魂归何处
枫丹、柿红、露白
染湿了谁的梦

抬眉间,桂香铺陈大地辽阔
留白处,雁影装饰芦苇白发
风扶炊烟,院前喇叭花
在鏤刻中表明心迹
残荷滚珠,秋虫的回忆
裁出曾经的丰腴

(胡巨勇)

鸡冠花

见缝插针地长在台阶
石缝里,鸡冠花的名字一定是
农人取的,在唐诗宋词里
它几乎不入眼
它注定要一直这样开下去
在寒凉的季节里
火红和红火都是农家莫大的慰藉

(何愿斌)

在屋面上种植阳光

回到家,在村外搭个鸡棚
建个猪舍,收集流落在外的猪声
搬来梯子,拾捡落入草丛的阳光
爬上屋顶,在屋面上种植阳光
虫鸣载下的绿荫
随鸟鸣一起,披在小狗身上

(林国明)

南方,北方

在南方回首
北方已不可企及
黄土地,青草原,以及高远的天
在一滴水水中荡漾
世界沿一片树叶继续流浪
我深情呼唤一只鹰
悬崖裸露沧桑

我在深秋怀想
强悍的力量,完美的爱情
生命已斑驳如一只贝壳
却青翠欲滴
一缕北方的风
打开沉淀的梦想与灵魂

(叶志勇)

慢慢盛开的时光

沉寂的窗外
一剪秋风清疏着几许寒凉
别了雨巾沙,别了风中尘
也别了落花清寂的孤独
随着时光的快马倾城而过

几枚秋叶
在枝头缀满青黄不接的心事
多少炙热的仰望搁浅在流年的彼岸
折叠成欲眼望穿的高殇
在无风又无月的长夜梦寐成烟
多少瘦削的记忆凋零在岁月的溪边
渍烂成欲说还休的遗憾
在又远又辽阔的星河无痕成荒

蓦然回首
那些侠骨柔肠的江湖夜雨
那些安之若素的千山暮雪
在慢慢盛开的时光里,落满市井的烟火(李红)

犁铧

用自己铁质的躯体,深入田野土质的内心,做一次深入浅出的交流。
此刻,坚硬和柔软,多么和谐,多么融洽!
看似冰冷的外表之下,却有着一颗火热的心,他能轻易让这泥土打开心扉,吐露心事,放飞梦想。

墙根下,那些锄头那些镰刀,都生锈了,犁铧却没有,因为每年啊,没有一次这样他与泥土深入交流的交流啊,土地的心门就不会打开,关闭心门的土地啊,自然也就拒绝孕育与滋养生命了。

犁铧,就是那一把钥匙,专门为打开土地的心锁……
(路志宽)

家乡的路

家乡是个小山村
曾经像一张小图片
贴在整背山腰
脚下是永恒流淌的南河
一条去关山或到县城的路
像缠着穷困的绳子
穿村而过

粗线条的土屋
与河滩的泥鳅、校园的钟声,还有饥肠辘辘
刻在我少年的记忆

几十年岁月流逝
家乡的图片上
巨龙般逶迤的天平高速
日夜轰鸣腾飞的声音
街道两旁,栉比的店铺
拥挤着生意兴隆

我知道
现在要描画家乡的路
就是用最宽广的词语
用穿越时光的速度
也难顿吐
家乡人的喜悦
和他们在阳光中
高高举起的手
(刘本木)



与落叶相拥

游黄河

早些年,老屋还在,奶奶也在,母亲也在。老屋是那种平房的泥土屋,屋顶盖的是布瓦。奶奶七十多岁,在家把饭煮好,等母亲从田地里回来炒菜。我放学回来先去野外找点吃食。秋天里,吃的东西很多,单是红薯就足够吃饱肚子。不过,秋天里的我们,去找山上野柿子吃,野杨桃吃,再不济也要爬上梨子树,摘一个挂在顶上的半个梨子吃。

奶奶喜欢打瞌睡。晚上十点多,吃了晚饭,奶奶就靠在土墙上,脸背着矮小的木窗子,身子靠着土墙半眯半睡,这时候,母亲就把木窗关了,因为外面起风了,总有一两片叶子从窗子里挤进来,落在高低不平的土地上,我捡起来看看,是屋子旁边那棵梧桐树的叶子,叶子没有全黄,绿色还不肯褪去,不过叶柄有一半已经有些枯黑。

秋天夜里的风,总让人听得那么清楚。一仗一仗的,特别是在布瓦上,好像一遍又一遍的在上面扫着,先是试探的如大雨点砸在布瓦上,然后唰的一下,卷起了一层又一层的“浪花”,等到它来劲的时候,好像要把屋子顶上的瓦片都卷走一样,风褪去的时候,还撕拉拉的带走了落叶,我听到了落叶在布瓦上拖过的声音。要是一阵小风吹来,就好像有一个人手上拿着很多的树叶,然后对着树叶用手指弹奏,竟然有金属之声。

后来我住到小县城了,小县城里也是栽的高大梧桐。一到秋天,我骑自行车去单位,从城东到城西,秋天里的风从树顶上纵横,也有从树丛中钻到路上的,看着一缕风在前面,螺旋式的切起散落在地上的梧桐叶子,自行车经过的的时候,树叶有的正好落到了我的脖子里,好像母亲粗糙的手,触摸到了我被刀砍过的伤口,粗糙而又温暖。

我喜欢在厚厚的树叶上走过,软绵绵的,而又有咔嚓的声音,就好像走在山林里。家乡有太多的山,前面后面都是大山,我们也喜欢钻进山里,山上厚厚的叶子,有一股腐烂之后的香味,你扒开叶子,有山蘑菇,有兰草,还有一些小小的动物藏着呢。

最有趣的是枣子树,要把熟了的枣子打下来,就要拿了长长的竹篙,连着枣树的叶子一起打,站在地上的人,浑身都是枣树叶,不过,你身子一抖,小小的枣树叶就落到地上了。有的时候我喜欢蹲在池塘边,静静的看着池塘里的鱼,它们的胆子挺大,一些大鱼悄悄的在池塘边上寻找食物。一片两片叶子落在水面上,它们伸出头来,一下把叶子咬了下去,好半天,水面上一个又一个的漩涡,冲刷着土岸和岸边的水草。

秋天里的雨,更是一种秋的点缀。奶奶和母亲还有邻居家的奶奶下雨的时候,就坐在屋门前的台阶上,有的时候雨飘上了台阶,有几滴溅落到了奶奶的黑衣服上,奶奶用手摸了摸,叹息一声,我知道,她又在想着她在外地的儿子了,儿子不也是离开母亲的一片落叶吗?

小县城的清洁工,喜欢把扫到一堆的叶子,用火烧着。我家临近马路,就是不开窗子,我都能闻到烟火的气味。在家乡,烟熏火燎,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离开家乡久了之后,闻到烟火的味道,我才觉得那是最好的味道,让我想到了我小时候在野外烤红薯,玉米,豌豆,想到了瓦屋顶上白色的炊烟,更想到了一家人围炉而坐的情景。

秋风又起,叶黄又落,可是,奶奶不在了,母亲也不在了,我只想回去看看那棵老屋边上的梧桐,还有梧桐的叶子,听说,那棵梧桐已经坍塌了一半,想到自己已半百,就觉得和落叶相拥,是我最好的烟火气息。

旧书如故友

乔兆军

旧书浸润在旧时光里,经过不同人之手的翻阅、一双双灼热目光的抚摸,就少了几分浮华,多了几分岁月沧桑和厚重感。旧书如故友,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重逢,让人懂得,让人格外珍惜。

曾于朋友家看到杨绛先生的作品《洗澡》,装帧极为素雅,三联书店1988年出版。封面“洗澡”两字印在天蓝色的椭圆图案里,右上角配以三色树叶加以装饰。只是简单的文字和构图,再加之疏朗的留白就构成了一个奇异的世界,给人一种素面朝天的从容淡定,我如获至宝,立刻借了来看。

杨先生身上,有种穿透人生的平静,像一缕清风,一杯香茗,一竿翠竹,一生历经风浪与波折,却总能给世界以温暖、以感动。《洗澡》这本书不厚,文字干净利落,一点滞留也没有,所以没几天我就看完了。书中彦成和阿宓对学问的态度,那种无任何功利的全身心的投入,大概也是杨先生自己生活的某些写照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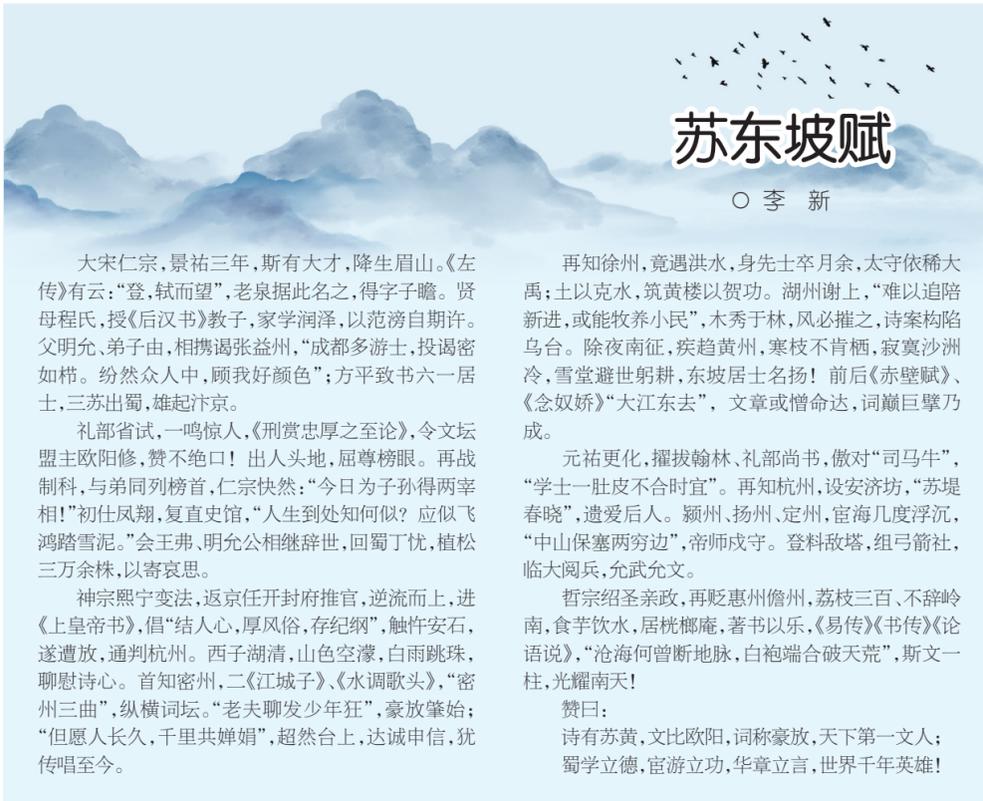
儿时,生活在农村,身边的旧书并不多见。放牛馆陈大爷有一本翻得卷了毛边的《说岳全传》,看得像宝贝疙瘩似的,我总是无缘一见。不过这本书也在陈大爷脑子里装着呢,每次把牛赶上山后,我们几个毛孩子就缠着陈大爷让他“讲古”。陈大爷也乐意为之,在他绘声绘色的语言

中,我知道了岳母刺字、枪挑小梁王、救驾牛头山、大战朱仙镇等故事。我深深被岳飞的爱国精神所感动,也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浓浓味道。

后来街上有了旧书摊,书可租可买,两分钱租一本小人书,五分钱租一本杂志。买的价钱也大都只有几角钱,但对我来说还是太贵,所以租书看成了我的首选。租的次数多了,摊主对我格外优惠,租一次不算天数,并特许我把书带回家看。那年暑假,我终于租到了一本《说岳全传》,放牛枯燥而单调,但捧着一本书看,身心全都沉浸在书中的人和事了,快乐而满足。

参加工作后,买旧书成了我的一大爱好,也因为囊中羞涩,旧书的价格便宜很多。有次出差,发现个旧书店,书店很小,掩映在古色古香的建筑中,之后我每次去那地方都要去那旧书店消磨一段时光,一本一本本地翻看着,也因此淘了不少我喜欢的旧书。

捧读旧书,如品一杯香茶,饮一壶老酒,看时光斑驳,岁月留痕,贫乏的灵魂会变得饱满。叶灵风在《旧书店》一文中说:“第一个爱书的人,总有爱跑旧书店的习惯。”想想也是,一本旧书,亲切暖人,就像一个暗恋已久的情人,可能因某种缘故错过了,若能再一次相遇,那种温馨与感动,自然无以言表。



苏东坡赋

李新

再知徐州,竟遇洪水,身先士卒月余,太守依稀大禹;土以克水,筑黄楼以贺功。湖州谢上,“难以追陪新进,或能牧养小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诗案构陷乌台。除夜南征,疾趋黄州,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雪堂避世躬耕,东坡居士名扬!前后《赤壁赋》、《念奴娇》“大江东去”,文章或憎命达,词赋巨擘乃成。

元祐更化,擢拔翰林、礼部尚书,傲对“司马牛”,“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再知杭州,设安济坊,“苏堤春晓”,遣爱后人。颍州、扬州、定州,宦海几度浮沉,“中山保塞两穷边”,帝师戍守。登科敌塔,组弓箭社,临大阅兵,允武允文。

哲宗绍圣亲政,再贬惠州儋州,荔枝三百、不辞岭南,食芋饮水,居桄榔庵,著书以乐。《易传》《书传》《论语说》,“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斯文一柱,光耀南天!

赞曰:
诗有苏黄,文比欧阳,词称豪放,天下第一文人;
蜀学立德,宦游立功,华章立言,世界千年英雄!

秋山野趣

秋人

蜗居的四周是低矮的丘陵,白露凝霜以后,重重叠叠驳杂出许多黑白红黄的颜色来,像谁在挥手之间把颜料倾泼在山野了。遥远看去,那黑峻峻的是嶙峋的山石,硬而锐利;黄白颜色的是花,芒花和茶花。芒花即芒草之花,经霜变白,被秋风一吹白花花如古稀之人的霜发,萧瑟荒凉。却就在这萧瑟荒凉之中,橙黄色的山茶花开了,一丛丛争相从凋敝的草树之间扶摇而出,如一朵朵娇嫩的霞。山茶花本是春之花信,但在天高云淡风和日丽的秋天也会开放出春天的灿烂。“霜叶红于二月花”,比花更炽烈的是枫叶,轰轰烈烈如一株株火树,燃烧着秋天的生命,张扬着季节的活力。

依窗观山,终究有隔雾看花之碍,便推门步出柴屋,循一条仄仄的溪涧,溯流而入山中。